



南風武俠精品系列

佛光對情笑

甘肅民族出版社

第八章 酱里生虫酱里死

韩其欣这声朗笑，乃是气愤至极，一腔连串的闷气，可以说尽情吐出，以他功力之高，怎不声动遐迩，直震的芦苇中宿鸟齐飞。

此时，醉罗汉佛聪已觉有些不对，飘身退出五尺，拉开破喉咙道：

“韩掌门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韩其欣双眉一扬，目露煞气，沉声道：

“我韩其欣本来是想交你二位这个朋友，将碧玉戒指奉送，但可惜另有人怕不会答应！”

好个不知好歹的佛慧，浪声浪气的道：

“哟！韩掌门！你何必推三阻四的！碧玉戒指慢说是你所有，纵然是别人的，既带在你手上，难道你还不能作主吗？”

韩其欣道：“不愿意的人就在这儿，你若不信，我请他出来，二位当面见识见识可好？”

佛聪连忙接着道：

“这样也好，就请一见吧！”

说着，四下不住的打量。

谁知，韩其欣一探右手，“当！”暗簧响处，长剑唰的出鞘，迎面一挥，朗声道：

“不愿意的人就是韩某这把天龙剑，二位酌量能不能服得了它，若能服得了它，除了一对碧玉戒指而外，韩某还另外送上一颗六阳魁首。”

他说的森严厉色，一字一顿，样子是恶狠狠的，显得威风八面，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模样！

事情至此，雌雄双佛已是让人家当面叫阵，可以说是毫无转圜的余地了。

佛聪也不觉佛然变色，从大袖内一亮镔铁酒筒，虚划一招，横在胸前道：

“姓韩的！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？”

佛慧也将混金拂尘一抖道：

“韩掌门，以两个玉指交五台山我这两个朋友，不能算吃亏吧！再说，天龙剑虽强我师兄妹的三十六路天罡筒，七十二式地煞佛，你不能说没有一些耳闻！”

说时，一飘身，闪出七尺，与佛聪成犄角之式左右分立，作势欲起，与韩其欣三人，各站在三角的一端，分明是要联袂动手。

韩其欣并无惧色，长剑虚按，大声问道：

“贤兄妹究听何人所说，要向韩某索讨碧玉戒指，讨去作何用途？”

佛聪听言不由一阵狂笑道：

“佛爷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兄妹此次远离五台，就是要找一找万佛宝刀的下落，不料万佛刀有了下落，却枝节横生的又要这不值钱的玉戒指，因此才赶了前来！”

韩其欣耳闻万佛刀有了下落，不禁一震，心想：怪事，难道说冯

冠吾那一柄又不是真的？

或者是黑吃黑又落在他这一对宝贝手里。

他想到这儿，反而不急欲动武，一收招式道：

“敢情两位已得到了万佛刀？”

佛慧见韩其欣态度和缓许多，她也知道韩其欣天龙剑招凌厉，成名并非侥幸，能不动武，自然是以不翻脸为妙。

同时，这个尼姑妄想以自己的一套并不“空”的“色相”，要软取，在她心目中，要比豪夺有把握。

因此，她向师兄佛聪使了个眼色，撒招收势。

一扭一捏的上前几步，嗲嗲的道：

“当然喽！我是看在你我的交情上，不妨对你说实话，说出来之后，你要是念我们之间的一段缘份，就慷慨慷慨的借给我，不然的话，那也只好由你！

她一面说，一面把水汪汪的一对眼睛，转个不停。

韩其欣暗道了声“厌气”，但外表却耐着性子道：

“就请说说万佛刀的下落，与这戒指的关系吧！”

佛聪对师妹看了一眼，他是看见佛慧那股骚劲想是心中有酸溜溜的味儿，唯恐她再与韩其欣说话，所以接着道：

“我师兄妹与一位朋友合作，那朋友已得到了万佛宝刀，他说明只要我兄妹能找到你，借到你的一枚碧玉戒指，有关宝藏的谣传便能实现，便三一三十一的平分，因此就不得不找到你韩掌门了！”

佛慧又紧接着道：

“就连你韩掌门的踪影，也是那位朋友见告的，不然怎会这般巧法？”

韩其欣略一沉吟道：

“你二位所说的朋友，想必是昆明武林官太阴门的秃尾雕冯冠吾了？”

不料佛聪闻言，把脑袋摇得像“拨浪鼓”似的，长脖子摆个不停道：

“秃尾雕冯冠吾是什么东西，他配同我称朋道友！”

那旁边佛慧又插嘴道：

“韩掌门！你既说出冯冠吾来，也正是我所说那位朋友手下的小伙计，足见我们的朋友所说的并无虚言了！”

韩其欣猜不透牵连到什么入，又道：

“二位所说的朋友究是何人？”

佛聪看着佛慧，等那佛慧点了点头，他才道：

“我们这位朋友，乃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人物，说出来也许你韩掌门有些耳闻，就是善使八十一手铁如意的哭笑无常沙如烈！江西芦山铜官宫主！”

韩其欣闻言，不由仰天一阵冷笑。

笑声乍敛，即道：

“原来是这等了不起的人物，韩某岂只是耳闻，而且他的八十一手铁如意，在下也赏鉴过一两手！哈！嘿嘿！”

说完，又是一阵不屑的阴笑。

他这阵莫名其妙的笑，笑得佛聪佛慧这一僧一尼面面相觑，丈二金钢摸不到头脑。

佛慧终于道：

“韩掌门既然也与他有交情，这真就更好说了！”

韩其欣此时已无所求，陡的语气一变，面罩寒霜，眉隐杀气，咬牙切齿的道：

“二位！你们算被姓沙的牛鼻子冤了，他有什么万佛刀？他想要姓韩的这小小的戒指，用一个耳朵都没换去，两位连头发都没有，要是再没有耳朵，岂不更加难看，依在下之意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这几句话，原本说得尖酸刻薄，无奈雌雄双佛不明就里，听的一知半解。

因此，佛慧又道：

“不会假，你韩掌门不是也知道冯冠吾吗？他就是沙道友的手下，万佛刀也就是交给他走‘暗盘’的！”

韩其欣再不愿与他们磨嘴皮子了，长剑一震道：

“话已说明，沙如烈的血迹未干，韩某的天龙剑向不饶人，你们有兴致不妨露露五台山的绝学，我是一概照接，要是想到削耳之后的厉害，韩某还不为已甚！二位就请回五台山享享清福吧！”

佛聪哪里肯善罢干休，破嗓门大嚷道：

“韩老四！你少卖狂，背地里骂沙如烈，佛爷可以忍，当面污辱五台山的双佛，那休怪佛爷手辣！”

语音乍落，镔铁酒筒一顺，虚划一圈，掠起一股劲风，霍地跃退丈余，招施“拦江封丹”，护住前胸子午，向佛慧一施眼神，作势欲起。

这时，佛慧也已恼羞成怒，涌身退后七尺，手中拂尘“麻姑献寿”，也是起式待扑。

韩其欣剑交右手，把左掌一伸道：

“碧玉戒指在此，贏得韩某天龙剑，任尔取去，不然的话，休怪韩某无情！”

语毕，腰肢微哈，双腿微分抖长剑，直走中宫，踏子午，一不起式，二不礼让，“双龙夺珠”，左右分挥，将剑尖震成两溜银光。

同时展起身法，转眼之间，已直抢向前，一招两式，捷向二人分别点去，口中喝道：

“试试本掌门天龙剑的滋味。”

他这出招之际，已透着十分的轻视。

雌雄双佛怎能不恼。

佛聪一声暴吼，声如破锣。

那佛慧也如响斯应的娇叱一声，尖锐如同裂帛。

两个不同声音里，二人双双跃起，一左一右，分途合击。

佛慧的混金拂，招施“天女散花”化作一团乌光，扫向右肩井穴，佛聪的镔铁酒筒，“夜叉探海”，指向左俞肾大穴。

两人攻势呼应，令人难以兼顾。

韩其欣急怒攻心，强敌当前，自然早有提防，身子向左一侧，闪身避过佛慧的混金拂尘。

长剑翻处，反向佛聪点来的酒筒震去。

这一招连消带攻，却是快捷绝伦。

那佛聪的酒筒一则是空心的，二则又比天龙剑短了不少。

因此，不敢接实，一见长剑削到，赶忙撤招收势，侧跨两步，险险躲过。

韩其欣此时要是再使“乌龙揽珠”，追击跟进，纵然佛聪能躲出他的一剑，但也必致弄个手忙脚乱章法全失。

无奈佛慧一招落空之后，化为“七星倒挂”，混金拂尘半刷半砸，又已从背后袭到。

此时自救要紧，哪还有功夫伤敌，忙不迭一式“怪蟒翻身”，长剑随着身子一转，划成五尺来的剑花，回腕向混金拂尘劈到。

他这全是硬的打法，只因为两大强敌当前，韩其欣既因怒火高炽，又因不愿久战，一心要把这双佛先制倒一个，则另一个不足为意了。

佛慧见韩其欣出招强悍，盈盈一笑道：

“拼命吗？五台双佛最不怕人拼命，看招！”

“招”字未毕，改刷为撩，两尺来长的拂尘须子，散成一面密网，既缠长剑，又扫胸膛，端的使人心寒。

同时，佛聪一退之后，即又前扑，酒筒直点玉枕，劲风丝丝，内功不可轻视。

这时，韩其欣腹背受敌，危殆异常，然而天龙门一代掌门，风雷四绝的后裔，岂能为这点招式所困。

但见他身子陡然一矮，长剑虚向前划，快如狡兔。

雌雄双佛见他伏身探剑，同时喝道：

“躺下！”

语起，混金拂尘，镔铁酒筒同时下压，双双开气出声，竟想把韩其欣毁在当地。

不料，韩其欣这一伏，乃是诱敌的虚招，式子未老，即已抽身后射，剑尖稍微点在地上，借这一点之力，人就腾身后撤，脚尖再一点。

嗖！劲风起处，人更叠腰而起，半空中长剑横削，“云腾致雨”，

掠起一片寒光，同时分袭二人。

雌雄双佛眼见韩其欣伏身，心中不由窃喜，兵刃狠狠地全力下压，不料韩其欣的身法快得使人难以捉摸。

这时招势用老，走空之后，不但收招不及，而且两人“拂”、“简”相交，身子也同时前扑，其势甚急。

等到觉着头顶上金风声起，自觉不妙，双双不约而同的喊了声：

“不好！”

百忙中就地一滚，人影分处，各自翻出一丈以外，两人的脸，胀得血红。

他二人同时被人逼得使出极为丢脸的招数，堪堪的才算勉强躲过了韩其欣的这招“云腾致雨”，但是这个人，算是丢到了家。

偏偏那韩其欣一招之后，又把长剑一震，发出嗡嗡之声，口中冷笑道：

“两位这不叫三十六路天罡简，更不叫七十二路地煞拂，这简直是元宵节乡下玩的公母狮子滚绣球！嘿！嘿！”

雌雄双佛哪能受这等讥笑，双双一声暴吼，齐的二次扑上。

佛慧此时，也不如先前柔情蜜意的样子，一变狰狞的面孔，恶狠狠的骂道：

“韩其欣！我与你拼了！师兄！上！”

佛聪更加怪吼连连道：

“佛爷要放过你姓韩的，永远不出道来混了！”

说着，双双简、拂齐出。

果然全是拼命的招数。

镔铁简指、点、戳、划。

混金拂、扫、刷、拂、压。

彼此一攻一守，一前一后，凌厉之势，使人不寒而慄，快速之势，使人目不暇接。

韩其欣这时哪敢怠慢，展开天龙剑法，护住全身，伺机攻出一招，必也凌厉奇异。

三个人，就在这里湖畔一来一往，像走马灯一般，打成一堆，把湖边的芦苇打平了十来丈一大片。

太阳，已升起老高了。

约莫是辰末未初的光景，三人已不知不觉的两百招过去了。

雌雄双佛是以命相拼，拂来简往互相呼应，招招凌厉，式式辛辣。

韩其欣此时又何尝不是全力而为，天龙剑幸而是聚各家所长，招数诡异复杂，不是一般剑招可比，否则恐断难受得了两个高手的合击。

又是五十招以后，不但韩其欣觉着气血不匀，而佛聪佛慧也已隐隐见汗，双方都已至筋疲力竭的时候。

韩其欣暗忖：像这样下去，何时才能了结？

他又想：万一这雌雄双佛存心使坏，他二人轮流休息，一人拼命，一人虚与委蛇抽空调息。

那时自己少不得凶多吉少，这一点不能不防。

想到这里，心中便拿定主意，一改攻守兼施的打法，采用轻巧的战法，出手不运功力，稍点即收。

一面利用跃、纵、腾、挪的轻功，尽力闪避，暗暗的运功调息。

把股丹田之气，蓄而不用，一腾丈余，剑招虚挥，作势欲扑，但总是箭在弦上，不实不尽的虚有其表，绝不使用真力。

如此一来，果然收效，那雌雄双佛一见他一跃丈余，即便全力扑身向前，跟进追击，而且拼命贯上功力，求胜心切，耗损内功可想而知。

像这等斗法，仅不过是三十来招，韩其欣自觉着功力恢复不少，相反的，看那佛聪呼呼喘气。

佛慧鼻尖汗渍已迎着太阳发亮，扑起的势子已大不如前。

又是十来招过去，雌雄双佛已捉肘见襟，看样子已是心余力绌。

因为有时韩其欣一闪丈余之后，他二人虽也如影随形的追踪进击，但大都是前扑七八尺之谱，足见内力已是不济。

韩其欣见时机已至，哪敢放松这千载一时之机，即便乘两人同时进击之时。

大吼一声道：

“韩四爷已尽兴了！失陪！”

口中吼着，人便一弹脚尖，霍地后跃丈五左右。

雌雄双佛这时已至头晕脑胀的地步，哪还能想到韩其欣这是诱敌的招数。

双双也跟着腾身而起，并且同时喝道：

“姓韩的，你想走？留下玉戒指来。”

谁知，不等他的话落音，韩其欣已点地即起，一个“彩蝶翩翩”反身扑回，手中长剑陡然一震，也喝道：

“既不让韩某走，就接下这一招吧！”

天龙剑突然前伸，抖起五尺来大小的剑花，嗖！嗖！嗖！“云龙九现”，急如星火，势同奔雷。

这时，已经筋疲力尽的雌雄双佛，身子既在凌空，而轻功本已不如韩其欣高明，又加以内力已散，想躲哪来得及。

但听——

“嘎——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哎呀……”

一连三声厉啸，人影乍分，血雨四溅。

佛聪的肩上连僧衣带皮肉，削去了碗大一块，鲜血不断下流。

佛慧的拂尘须子削去了半截，光秃季的执在手中，落身地面，面色苍白，气息喘喘。

而那天龙剑韩其欣呢？

一手执着长剑，另一手按在脐下二寸，丹田之上，双眉深锁，似乎也十分的痛苦，不过强自忍耐而已。

原来在他反身运剑，招使“云龙九现”之际，虽然他见机得早，功力蓄藏，但究竟也未经静养调息，仅不过比双佛高明一些而已。

因此，出手施招，免不掉稍嫌迟滞些儿，同时更遇上猛力前冲，不料那突然反扑的醉罗汉佛聪，手中镔铁酒筒，直指之势未收，便抵上了韩其欣的丹田之处。

幸而佛聪内力全失，这一指也不过是一二成功力而已。

不然的话，韩其欣纵能出奇制胜，这丹田大穴的一筒，也已足以令之横尸当场。

却说佛聪功力既失，又因肩井上伤口甚大，流血过多跌在地

上，面如金纸，奄奄一息，十分怕人。

那旁佛慧虽然兵刃被毁，幸而人尚未伤，走向前去，挽起受伤的师兄，对韩其欣道：

“韩掌门，今天的事，五台山双佛至死不忘，你这一剑终生感德，青山不改绿水长流，我们后会吧！”

韩其欣目光陡的一转，心想：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杀人不死反为仇，何必留这后患呢？

他的心念乍起，即一提长剑，就打算把二人给了结在这儿。

谁知，执剑的右手微微一震，便觉丹田之气逆行，腹疼如绞。

不由一阵骇然，面子上可不敢露出来，假做大方的道：

“佛慧大师，武林较技非死必伤，你自管去吧！至于如何了结，乃是后来的事。”

佛慧闻言苦笑了一下道：

“自然，后来的事，好，你记着！”

说毕，扶着受伤昏昏沉沉的佛聪，径向来路去了。

韩其欣目送双佛的影子去远，心中暗喊了声：“惭愧！”私念，要是佛慧知道自己丹田有了内伤，只怕她不肯放过了我。

这时，丽日中天，韩其欣用长剑支撑着，步履维艰，湖面上迎面的风比夜来还要大。

蓦然，湖上遥远的有一只小船，不蓬不帆，逆风而行，船上有人影。

因为相距甚远，仿佛是一个瘦小的高个子，又好像缺少一只手膀子，怀中抱了个包袱，似乎是个出生未久的孩子。

那个独臂人一只手臂，又要摇桨又抱着孩子，逆着风十分吃

力。

韩其欣这时行走不便，强挣着叫道：

“船老大，撑过来，我是个有车的人，渡我一渡！”

但是，他此时丹田已伤，气力不聚，声音微弱，加上逆风甚大，而那独臂船家反向而行，也根本没法听得见。

韩其欣只好自言自语的道：

“听不见算了，免得到那湖心洲去，省却犯了那锦笺主人翁的禁制！”

春风，吹来几番花讯。

秋雨，送走多少年华。

十二年，像流水一般的消逝了。

虽然有三千多个日子，但也仿佛是一眨眼的事呢？

山东武定的官塘大道旁边，一座好大的宅院。

风雨交加，漫天盖地的洒下来。

“于小芳！曲尺！天枢！”

“闵凤池！地仓！合谷！”

一个嘶哑的嗓子，沉闷的喊着，随着他的吆喝，但听得，突！突！一连四声，四道金光闪动，连珠般的四只金镖，射向两块木块之上。

每块木牌的反正两面，都画着一个全身人形，一块画的是个浓髯粗豪大汉，旁边写着“于小芳”三字。

另一块画的是个瘦长人形，写着“闵凤池”三个大字。

图形上标明人体周身大穴，木牌下面钉着一截长柄，两个身手

矯捷的精壯漢子，每人拿着一個在練武廳中飛也似的游走。

大廳的東北角，坐着個五十來歲的白髮婦人，口中不斷叫着“于小芳”、“閔風池”的名諱。

同時也指明各部穴道，那聲音里，充滿了仇恨、憤怒，就好像是對真的人一般，指揮着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。

一身勁裝打扮，英俊挺拔，斜佩着一個綉花鏢囊，凝神作勢，那白髮婦人喊到哪裡，他揚手發鏢，金光閃動之下，便射向哪裡，端的奇准無比。

再看那兩個持牌的壯漢，頭戴鋼絲網罩，上身都穿着厚皮套襖。

想是唯恐少年失手，生怕金鏢招呼到他們身上，兩人的身手也自不凡，蹣高伏低，左擺右搖，盡量想使那少年的金鏢落空。

無奈那少年出手疾如流星，快同飛矢，加上奇准，竟鏢鏢中的，雖不能百分之百的射中穴道。

然而距那白髮婦人所喝的大穴，也只有少數略有分寸之差。

這時，在這練武廳的窗外，卻隱伏着一個少女，一個青年，他們在窗紙上挖破了兩個月牙形小孔，各用右眼湊在孔上向里偷瞧。

這一男一女見那發鏢少年身手不凡，准頭奇佳，不由得互相對望了一眼，流露出驚訝的神色。

雨，更下得大了，夾着一陣雷電，聲勢洶洶，豆大的雨點，打在地上，直濺到這一男一女身上。

幸而他倆身上都披着油布斗蓬，饒是如此，但也濺湿了襖靴叉褲。

然而，因為對這大廳上的練武方法感到奇異，不由自主的冒雨

又凑到小孔上看去。

但听那白发妇人严肃的道：

“准头嘛！还马马虎虎，就是没劲儿，今几个就练到这里为止吧！”

她说着，慢慢的站了起来。

窗外的少女，一见厅内即将收场，心知他们一旦不练了，心神不注意在木牌身上，必然容易发现有人偷窥，赶忙拉了那汉子一把，转身向外院走去。

那汉子也跟踪溜出，口中却低声道：

“师妹！你瞧这算什么玩意？”

敢情这一男一女是师兄妹！

那女的道：

“什么玩意？自然是练镖，这年轻人的准头算很不含糊了！”

男的憨憨的道：

“练镖我能不懂吗？可是那木牌上写着于小芳、闵凤池是什么来头呀？”

少女螭首微摇道：

“这必有点邪门，你不懂，我怎会懂？咱们问爹爹去！”

这少女十七八岁年纪，一张圆圆的鹅蛋脸，眉清目秀，两颊红晕，周身透着一股青春的气息，成熟得像一只熟透了的苹果。

那汉子浓眉大眼，比少女大着六七岁，神情粗豪，脸上生满了紫气疙瘩，相貌显得不怎么高明，但步履轻健，神采飞奕，倒也英气勃勃。

两人说着，已穿过院子。

那雨，是越下越大，洒得两人脸上都是水珠。

少女取出手帕抹去脸上水点，红日圆润的脸，经水一洗之后，更显得娇嫩动人。

浓眉大眼的汉子不由呆呆的盯着她，凝神而视，愣在那里。

那少女侧过头来，那雨笠上的水都灌到他衣领里面去，因为他看得出神，竟自丝毫不觉得。

那少女“噗嗤！”一笑，轻轻叫了声：

“傻瓜劲儿！”

一快步，像只花蝴蝶般走进了前厅。

厅中生了好大一堆火，二十多个人团团围着，都在火边烘烤着淋湿了的衣物。

东边一团人都是劲装打扮，或玄或蓝，有些配着兵刃，显然是武林中脚色。

唯有西边三人，一律鹅黄四开气的袍子，胸前都绣着一只展翅飞鸿，叫人一望而知，他们必是昆明武林宫的健者。

这三个人是刚刚进来躲雨，还没解却外面的湿衣，陡然见这明艳的少女闪身进厅，不由互相交换了眼色，脸上露出猥亵的狞笑。

此时，这少女早走到一个精瘦老人身边，凑着那老者的耳边不知道叽咕些什么！

那老者约莫五十上下，精神健旺，头上竟没有半丝白发，身高不满四尺，但目光炯炯，凜然生威，功力似乎不弱。

他听了那少女的话，不由眉头一皱，低声喝道：

“你又去惹事生非，苦让人家知道了，岂非自讨没趣！”

那少女闻言，把樱口一张，伸了伸了舌头笑道：